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第十五章 回首西南看晚月 孤雁來時 塞管聲嗚咽（下）

胡北風聞言，胸臆間剛剛湧現的那股暖流立刻冷了下去，原來他會錯意了，柳依依是為何秉燭耽心。胡北風久久未發一語，內中天人交戰著，他暗暗後悔之前不該一時口快，將其它部門也在做「套利」的事說了出來，害得柳依依心憂。他踟躕著該如何說解才能圓融，既能回答柳依依提問，又不會牽扯到何秉燭，傷了柳依依的心。

「講債券之前，我想．．．先．．．提一下投信的共同基金，」胡北風不善於說謊，此刻還沒想妥該如何分說，因此決定先繞個路，由並不相干的共同基金講起。

「有些基金經理人會主動找上股票流通性不好、但有心炒作股價的上市櫃公司老闆，談妥交換條件，然後用基金幫他們鎖碼，聯手哄抬股價。通常的作法是大老闆們先從市場上默默吃進自家公司股票——這時基金經理人往往也會跟單——接著一邊放出利多消息，一邊由基金經理人以共同基金的資金在市場上買進這些上市櫃公司股票，製造法人看好該檔個股的假象，誘使投資人進場抬轎，幫助推升股價。等到股價漲到滿意的價位時，大老闆們就在報章媒體上刻意營造出一片大好消息，並逢高獲利出場。」

「什麼時候是高點，這些大老闆們最清楚了。基金經理人配合這些公司這麼做，目的大概就是爲了第一手掌握該出場的時點，享受搭轎的利得吧！」

「沒錯。不過，妳說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基金經理人看中的主要還是擺在眼前的『無風險』酬佣。」

「『無風險』酬佣？」

「嗯！股價要漲，市場浮動的籌碼就不能多，否則會干擾布局並影響漲升力道。這些大老闆有第一手的訊息，能掌握股票漲跌時點，但是若市場上浮動籌碼過多，他們做起股價來一定是備感吃力。基金經理人手中握有資金，能夠幫忙收拾浮動籌碼，

減低操弄股價時的障礙。所以基金經理人與這些大老闆們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我所知道的是，基金每買進一億元的股票，基金經理人就能獲取兩千萬的酬佣。不過，交換的條件是一年內基金買進的持股不能賣出。」

柳依依聞言大吃一驚，語調不自覺間高亢了起來：「要是這一年內股價大幅崩跌呢？」

「先別說鎖碼的一年內股價崩跌的問題。單是看股價炒高後的作法，就由不得不讓人替散戶耽心。股價在公司派與基金經理人——甚至是投顧、股友社、及外資——的聯手拉抬下到達大股東心目中的價位後，投資人就必須自求多福了，因為公司派這時會散布一連串的利多消息來製造獲利出場的有利環境，投資人如果不覺察，仍是執迷該檔個股，不願高檔出場，那麼緊接下來的將會是連番的利空消息來打壓股價。由於這些股票絕大部份都是小型股，因此一旦風吹草動出現，股價往往是無量下跌，聽信媒體或股友社老師進場買入的投資人在後知後覺的情況下，往往是欲哭無淚。至於與大股東密謀的共同基金，則是另一種故事。」

胡北風發現自己講得略顯激動，於是吸了口晚涼空氣讓心情平復些，然後才又繼續說道：「共同基金有趣的地方是，與公司派的祕密協議短期而言不見得一定是負面。去年有幾檔專作小型股的共同基金創下驚人的報酬率，績效表現名列前茅，甚至還有一位基金經理人因此得到『傑出基金金鑽獎』。不過，就在這位基金經理人風光得獎後不到兩個月，他操盤的基金卻淨值大幅下挫，調查局也開始約談他，懷疑他涉及與上市櫃公司大股東的不法交易，於是這位基金經理人在他所任職投信的暗示下遞出辭呈離開了，並轉任另一家不知情投信的投資部副總。對基金經理人來說，與上市櫃公司大股東的這種暗盤交易可能是一戰成名的捷徑，能讓他操盤的基金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增值。但是，這卻也可能是飲鴆止渴，因為協議裡通常要求必須鎖碼一年不能賣出，所以就如同妳所問的，要是一年內那檔股票崩跌，那麼基金淨值一定是巨幅下挫，基金經理人只能束手無措。」

「難道基金經理人不能偷偷賣嗎？」柳依依疑惑地問。

「每天收完盤後，每檔個股的法人買賣股數都會揭露，券商的買賣超情況也會公布出來，每個月投信必須公告基金前五大持股，每個季基金必須申報持股明細及比例，與基金經理人有鎖碼協議的上市櫃公司大股東隨時都會注意這些訊息，隨時都會用盡辦法去推估是否有基金經理人不遵守協議。多數時候，這種鎖碼分贓的勾當往往是透過股友社的仲介安排，而其背後往往有黑道身影，因此基金經理人是不敢毀約



的。再說，基金經理人在乎的是自己口袋裡的錢，只要每鎖碼一億能拿到兩千萬的退佣，而在股價崩跌前自己私人搭轎的部位已穩當獲利出場，基金是賺是賠是不太重要的，畢竟那是投資人的錢，跟自己不痛不癢。」

柳依依猛然間心中一陣狂震，是不是胡北風說得太偏頗了，金融圈真的有這麼般急功近利嗎？貴為董事長、總經理的，帶頭參與新金融商品部認購權證的「套利」交易，將公司資產五鬼搬運到私人戶頭？基金經理人罔顧基金投資人託付的信任，與上市櫃公司大股東祕密協議，拿善意投資人的錢來遂行個人名利之追逐？柳依依在美國的證券公司及避險基金公司工作時，所接觸的人固然也大多以名利為目標，但大家都是在專業能力上用心，在嚴密的法制架構下比拼實力，鮮少聽到這樣不規中矩的，而她回台後在不碰觸公司資金的研究部上班，對這些骯髒事自是無所接觸、無從瞭解，因此她一直以為台灣跟美國一樣，能掙到高額獎金的一定是能幫公司或投資人賺取高額利潤的。但是，胡北風告訴她的卻非如此。是胡北風對江麗天父子心生不滿，故意說得嚴重嗎？還是事實真是如此，只是自己一直都不知道？忽然，一個念頭閃過，柳依依警醒到若胡北風告訴她的件件屬實，以新金部的模式來看，投信公司基金經理人的欺枉作為也應是有更高階層涉入，否則難以一手遮天，私瞞長久。一想到此，柳依依不禁一個哆嗦，江上峰既能指使白脩檣在新金部五鬼搬運，難道不能在債券部故技重施嗎？

「其實，這種事做得最凶的還是投信的老董跟老總，尤其是那些家族背景的投信。」

柳依依臉色不禁一變，實情竟跟她所想一般，那麼看來債券部大概也難脫魔掌。可是，她從未曾聽何秉燭說過類似情事，是何秉燭怕她耽心，默自擋著上頭壓力，刻意瞞著不講；還是何秉燭也與江上峰上下其手？

柳依依心頭惴惴忐忑，想開口相問，又出不了口，她害怕聽到她無法承受的答案。只不過才幾天前，柳依依壓根子是不會懷疑何秉燭任何事情地，但一趟巴賽隆納回來，她潛意識裡已生出許多疑猜，那個正直良善的何秉燭已漸行漸遠，蒙上了層層黑紗，面目不再清晰澄透，髣髴？是個迷霧港邊的路人一般。

胡北風見柳依依面色微沉，雖不確然知曉她思慮何事，但單憑空氣中無端氤起的一股無言的寂靜，胡北風心中也不禁隱隱不安，覺察可能是讓她聯想起債券部或許會有的齷齪事。胡北風暗罵自己忒太糊塗，原本是想將話題帶離債券部的，卻不意腦子裡只顧著怨忿江麗天父子，竟酒酣後疏了節制，一股腦說得太多，惹得柳依依愈聽愈

憂、愈聽愈疑。

柳依依候了半晌，見胡北風都不接續下文，只得勉強啓齒，顫顫說道：「學長，債券部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情事？」

兀自揪著心、耽心柳依依提問債券部的胡北風一聞此言，心頭忽如一悸，所幸夜色朦朧中，黝黑臉龐上難以讀出內中情緒。胡北風半是憂心、半是激動。他耽憂柳依依知曉實情後會與何秉燭生出齟齬，壞了夫妻恩愛，傷了真誠一片赤心。他激動這是個大好機緣，柳依依一旦明白何秉燭奸巧後，或許他就有了機會，能與故人重圓。

怦怦！怦怦！

怦怦！怦怦！

胡北風一顆心怦怦亂跳。兩個南轅北轍的念頭像兩彪軍馬廝殺開來，將持不下。他不忍看柳依依難過，他知道柳依依對何秉燭的心真意切，他想將好不容易等待到、能讓柳依依對何秉燭澈底失望的機會輕縱放過。

怦怦！怦怦！

怦怦！怦怦！

胡北風胸口肌膚繃束緊緊像要被彈裂開。等候了近二十年，好不容易盼著的美人重現眼前，他好想給何秉燭當胸一劍，讓柳依依投他懷抱。

胡北風額角滲出了汗，擱在扶欄上的雙手隱隱顫抖，顛頂上點點麻癢，喉頭處也陣陣乾緊。他腦子裡一團亂，像擲丟了紡紗梭，青紅橘綠無一絲頭緒整理得清。

柳依依久候不著胡北風發語，眉心不由一陣疼緊，她輕顫著轉過玉頸，眸中爍爍閃閃，滿是疑慮神色，她屏著息、凝著氣、默默望著胡北風。

胡北風見她愁蹙容顏，心中猝然一緊，但沒得計向，只得喉嚨乾涸著硬了頭皮說道：「我沒接觸債券業務，江上峰也不可能讓我知道債券部的運作情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類似情形。」

胡北風說完後緊張地看了一下柳依依，見她似有不信，不由期艾地接道：「．．．我．．．倒是．．．聽過其它公司債券部．．．的一些事。」

「不過．．．這也不代表我們公司．．．會這樣。」



胡北風心裡頭暗罵了自己一聲，講話講得吞吞吐吐地，沒有問題也會被懷疑是有問題。

胡北風此時已是騎虎難下，雖是善意想瞞著柳依依，但當著她的面，恁是如何也說不了謊，於是只得將聽到的傳聞說出：「台灣的公債交易是透過議價方式，不像股票有個非常有效率、完全由電腦撮合的集中市場，因此基本上債券市場是個不流通的市場，債券價格掌控在少數幾個交易商手裡，愛做什麼價就能做什麼價，而這也就給了債券部主管及有心的交易員一個無風險五鬼搬運的機會。幾年前聽過這樣的傳聞，元統證券債券部的一對夫妻檔交易員才進公司三年左右，身價就累積了上億。公司原本是不知情地，但這對夫妻年紀輕輕的，不懂得深藏若虛，偏是買了部 Lexus，惹得公司暗裡調查，不僅查出他們利用人頭戶來跟公司做 RP，低買高賣地將公司資產洗給自己，甚至還找出了背後的藏鏡人——債券部的副總。據說，那李姓副總在元統七年以來，這種不法的利益高達十來億。」

柳依依尖起耳朵聆聽胡北風述說故事，待聽得這些人物並非何秉燭後，聳起的兩肩才鬆放下來。

「他們在元統的那段時間剛好債市是大行情，債券部賺了近百億。相較之下，他們背地裡撈的也就還好，所以公司一直沒有發現。後來，事情爆發了，公司一點都不敢張揚，只能三緘其口，因為害怕醜聞外洩，影響形象及股價。最後，摸摸鼻子也就認了，只是低調地請他們走路。」

胡北風咽了咽喉，然後又說道：「這三個人後來去了華開證券——」

「李天福？」柳依依驚聲叫出。

胡北風詫異地看著柳依依，驚訝她的反應。柳依依一顆心胡彈亂跳，雙眸透露著緊張不安地凝視著胡北風，就只見胡北風不解地微微頷首，霎時間，柳依依黯然色變，一張粉臉沉了下去。

柳依依見過李天福幾次，是與何秉燭一道參加家庭聚會時認識他的。何秉燭經常會提到他，她知道他們很熟，有時從他們的談話中能隱約感覺他們有些業務上的往來或合作，但她從未細問，也未曾有過任何疑猜，雖然她會奇怪過兩個不同券商債券部的副總應是競爭對手才對，怎會有什麼樣的業務合作。但是此刻聽聞李天福欺枉作爲，柳依依不覺間作了許多胡思亂想——爲了掩人耳目，兩家不同券商的人互相提供人頭戶作「套利」，有了利益後再來拆帳分享，這般模式似乎是再好不過的安排了。

柳依依不知為何會沒來由湧上這樣的念頭，她無暇去想，也無暇去懊恨竟對何秉燭生出這麼多不信任，她只顧著向胡北風求證她的疑慮：「你跟秉燭是十多年同事了，雖是不同部門，但都是主管，總應會知道些什麼吧？」

胡北風一時語塞，雖被柳依依這略顯不客氣的語氣激起微快不快，但望見眼前這愈看愈憐的人兒一臉無助，心腸不由軟了，於是忍任何秉燭指使債券部手下套取公司資財的瀾穢行跡不表，硬是掰了個似真還假的說辭：「老實說，雖然跟秉燭是同一期進鼎天，也一起在債券部待過，但我跟他……」胡北風咬了咬牙，害怕道出這真相會讓柳依依跟他漸漸疏遠。

「我跟他事實上是亦敵亦友、亦競亦合。表面上和和氣氣，私底下卻是相互較勁，尤其是當上部門主管後更是如此。妳可能會奇怪，新金部和債券部看起來並不相干，怎可能是競爭對手？但實際上，我們競爭公司裡有限的資源，譬如資訊部幫忙寫程式的時間分配、分公司協助推動業務的優先順序、以及總公司授與業務額度的資金調度。不過，更重要的是部門的業績表現、以及對公司利潤的貢獻度，因為這些影響到我們的升遷、獎金、及在董事長心目中的地位。我不是會跟人鬥的那種人，有的時後就因此吃了悶虧。曾經有過兩、三次在主管會議時，我做了些有關新金部的提案，跟其它部門都沒關係的，但秉燭卻會跳進來反對……」

胡北風又咬了咬牙，然後說道：「我要說的是，我如果知道秉燭他的一些什麼負面事情，我會告訴妳的。」

柳依依有些錯愕，她沒想到他們間是這樣的關係，一直以來她都以為他們是很好的朋友。不過，聽胡北風這一細說，心中一些疑團也就解了，難怪有時候提到胡北風時，何秉燭態度會怪怪地，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我一直都沒告訴妳這些，一方面是妳沒問；另一方面是從妳過去的言談中，我知道秉燭沒讓妳知道我和他的這種微妙關係，既然他沒講，我也就不會主動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耽心妳知道後會……漸漸跟我……疏遠。」

柳依依心頭微微一震，若在平日，她會仔細思量胡北風最後這吞吞吐吐的一句話的深層含意，但此刻她心不在此，她想到的是胡北風既與何秉燭有些過節，那麼他應是沒必要幫何秉燭隱瞞些什麼。一想及此，柳依依心頭的陰霾稍稍清霽。但沒一旋踵，雲霧又再聚攏——胡北風不知情並不代表何秉燭沒有涉入那些悖德失職的交易。

胡北風見柳依依沒再追問，心情雖是鬆了不少，但剛才結結巴巴的一段話卻讓他



踟躕難安，亦憂亦慮，他希望柳依依懂得他的心境，明瞭她在他心中的份量，但是他卻也害怕柳依依聽出他的心意，將來會刻意閃躲。

胡北風等了一會後，見柳依依似乎一味想著自己的心事，並未覺察適才的語中深意，不禁有些悵惘。

柳依依思索一陣後，知道胡北風大概是真的所知不多，於是就不再相問何秉燭是否貪瀆的事。不過，她這趟特意來訪的目的仍是耿耿於心，而經過方才這好一番談話，她苦於不知如何啓齒相問的心結也無形中解開，因此她坦然問道：「對了，學長，你知不知道公司裡是不是有什麼女生總愛穿黑色衣衫？」

胡北風訝異地看了柳依依一眼，不知她為何轉了這個話題？但沒待得他往下多想，一個亦嬌亦媚、又軟又柔、似妖似狐的黑衫女子已飄忽眼前。

「有的。怎麼會問這個？妳沒見過嗎？」

一顆天外飛石驀地竄出，掉落在柳依依的心湖上，激起一波波漪漣。柳依依抿著唇，緊張地望著胡北風。

胡北風懷想起初識那女子時的經過，一幕幕歷歷如昨，依然令他耳熱，也依然令他懊恨。

「五、六年前吧，那時我和秉燭交情還不錯，三不五時會一起吃個中飯、或下班後喝個小酒。」

柳依依一聽聞何秉燭，暗想那若隱若現的黑衣女果真與何秉燭有關，心情陡然一緊。

「有天傍晚他帶了個長得很漂亮的女生來公司，說是同業債券部的交易員，是來拜訪江上峰的。我猜想是來 interview，因為那時債券部正缺人。下班後，我和秉燭一起吃飯，我故意調侃他好福氣，找了個這麼漂亮的女朋友，他尷尬地笑一笑，沒特別說什麼。」

忽然，胡北風警醒到不該說這玩笑話，忙向柳依依道歉。柳依依面色微僵，硬生生擠了個笑容。胡北風沒作多想，繼續說道：「後來，就沒再見過這個女生，」胡北風腦子裡又浮現起那語嬌眼媚的黑衣女。

「不過，兩年多前，這女生不期中又出現了。有天下午剛收完盤，秉燭依慣例帶

著部門的新進人員到各部門拜會。我一眼就認出是她——」胡北風暗想起那穿著黑色短裙、登著黑皮細帶高跟涼鞋的曼妙女子，腮際竟還一熱。

又一顆天外飛石竄出，墜入柳依依心湖，激起朵朵浪花。柳依依喉頭緊了緊，害怕胡北風所說的這女子真與她疑猜的是同一人。

「秉燭介紹她時，說她叫 Isabelle ——」

轟！無數飛石天外飛來，此起彼落，鏗鏗咚咚砸落波紋未平的心湖，滾起層層浪濤。

「我一直都喜歡文字遊戲，我一聽到這名字，立刻脫口稱道好名字，說果然名如其人——Isabelle, Is a belle，」胡北風得意地說著他的機智，完全沒意會到柳依依此際已是臉色慘白，全身顫顫巍巍。

「可是，我話才剛說完，原本一派嬌軟的那女生竟瞪了我一眼，並朝著秉燭也惡狠狠瞪了一眼，然後氣呼呼說『我叫 Ingrid』，接著輕哼一聲，掉頭就走。」

隱在夜色中、兀自糾結心肝、泫然欲泣的柳依依猛然一震，怯生生地自言自語道：「Ingrid？」

「我當時愣住了，很是尷尬，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後來經過打聽，知道那女生叫樓盈盈，是債券部新來的經理。做事很有手腕，很得秉燭跟江上峰企重，秉燭走後就是由她升任協理，現在是債券部的主管。」

柳依依腦子裡一團亂。既是喜、又是憂、眉頭剛鬆、心結又起。看來讓何秉燭意亂神昏的 Isabelle 並不是這女生，看來一直苦惱自己的黑衣女與何秉燭沒有糾葛，看來或許真是自己誤會何秉燭了。可是，為什麼何秉燭會稱那黑衣女 Isabelle？為什麼那樓盈盈會生那麼大脾氣？而為什麼樓盈盈一個新來的下屬膽敢當面給何秉燭臉色？難道說樓盈盈與何秉燭已「熟到」某種程度？還是說樓盈盈只是單純地不諳禮數？會不會一切只是因緣巧合？黑衣女、王紅蕓、耳環、立法院議案並不相干，不過是陰錯陽差地胡亂攪和在一起？柳依依心中一時麻亂無主。

忽然，柳依依一片駭然——何秉燭何等沉穩之人，就算是天大的公事也不可能讓他在巴賽隆納時不自主地現出那種驚惶神色，想來必定是至重至要的情感之事才會是如此。難道……難道王紅蕓就是 Isabelle？還是說……除了 Isabelle，王紅蕓和樓



盈盈這個讓她縈纏於心、揮之不去的黑衣女竟和何秉燭也都有私情？

「你知道秉……這位樓盈……你和她熟嗎？」柳依依原想相問何秉燭與樓盈盈是否有些什麼緋聞牽扯，但話才剛出，立覺不妥，忙改問有關樓盈盈的傳聞軼事，可是同樣才道出一半，立刻又縮回口，畢竟心中仍有矜持，怕被胡北風窺出內中心事。

胡北風略感訝異，不知柳依依為何言語失序。不過，柳依依這一提問，倒是勾起胡北風悵然往事。

「不能說熟，除開會時見面外，平常因在不同樓層，很少有機會遇到。不過，秉燭要離開前，有幾次主管聚餐，她都有參加，幾乎都是穿黑色衣衫，」胡北風想起那縹黑掩映下的嫩白肌膚。

「說話總是慵慵嬌嬌地，帶點狐媚，」胡北風憶想起那酒後飛紅的酡顏。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說她 is a belle 為何惹她不高興，或許她解讀成是 sexual harassment 吧。總之，從那次以後，她對我總是冷冷冰冰地，有時話中還會帶刺，」胡北風心中一酸，又再次想起決定他來香港赴任那天，主管晨會後，他弓身掩門時眼睛餘光瞥見樓盈盈詭譎地盯著他的側背冷笑。

「不知道她跟秉燭……我是說……你不知道是不是有聽說過什麼？」柳依依強忍著心中難堪，硬生生道了出來。

「秉燭？」胡北風大惑不解，他是知道何秉燭在債券業務上許多的齷齪勾當，他也幾度懷疑樓盈盈能得企重必是也與何秉燭、江上峰一起攪和在這些勾當裡，可是除了這些，他從未曾聽聞他們間有些什麼曖昧。

胡北風胸中一陣激蕩，原來這是柳依依來找他的目的，原來她懷疑何秉燭有不規矩情事。可是，她是如何疑猜起的？這種事難以掩人耳目，若是真有，為何在公司裡從未曾聽人說過？

「我沒聽說什麼。如果有些什麼，應該早就傳開了。」

胡北風話才剛說出，突然一幕光景不期中浮現。就在何秉燭帶著樓盈盈拜會各部門那天傍晚，他到財務部溝通些公事後，想想與樓盈盈似乎有些誤會，不知為何被瞪了一眼，於是順道到同樓層的債券部，想無論如何先向她道歉再說。當問得樓盈盈與

何秉燭的辦公室兩相比鄰時，胡北風決定先向何秉燭打個招呼，於是先去找何秉燭，可惜他不在，便轉往隔壁房間。那時已過六點半，外邊的大辦公區只剩寥寥數人。胡北風見樓盈盈的房門虛掩著，雖然有些納悶，但沒多深思，伸了手就往前輕推門板，只是才一探頭，立刻愣住，只見檜木辦公桌後的亮黑皮椅上，樓盈盈半敲半斜坐躺著，一對杏眼似笑似嗔地凝視著背對著門、臀部半倚在辦公桌沿、彎著腰桿、兩臂斜前打直、雙掌緊握皮椅兩側扶手、將她圈圍起來、臉部與她近不盈尺的何秉燭。胡北風驚訝之餘，忙將身體縮回，想悄悄然不動聲色地離開。卻不意，樓盈盈目光一揚，與他對了個照面。這件事當時雖讓他有些震悸，懷疑兩人間是否有些什麼，但是回想起樓盈盈與他對眼相覷時的神色全無異樣，仍是同樣地如嗔似笑，心中的疑猜也就淡了，更何況那時的何秉燭才新婚一載，而當天剛好與樓盈盈有過不愉快，想來是在解釋誤會吧。不過，如今聽說柳依依有了疑念，胡北風不由憶想起這一幕，也不由仔細推敲起與他二人可能有關的傳言。

胡北風想了一陣後，除了江上峰、何秉燭、樓盈盈三人聯手藉債券附買回交易套取公司利益這樁傳聞較可信外，男女間的私情不僅想來不可能，更是未曾聽聞過。甚至就算自己曾撞見那一場景，以樓盈盈絲毫並不驚慌的反應來看，大概是自己多慮了。再說，即使兩者間真有些什麼，爲了不讓柳依依傷心，胡北風也是會隱瞞地。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怎麼會胡思亂想呢？」胡北風皺起眉、輕柔地問。

柳依依抿緊著唇，眸中淚珠盈盈燦燦。胡北風瞧著了，一顆心好生不捨，不旋踵，右手臂忽如一股激越，掙掙扎扎，直是恨不得勇敢伸出，將柳依依輕輕摟住。

「告訴我，好嗎？」胡北風不覺間眉頭更愁結了，話語也更輕柔了。

許久沒被人這麼關心過的柳依依不禁淚珠子不聽使喚，潸然墮下。

胡北風見柳依依別過首，暗舉纖手似在搵淚，霎時間，一片心頭肉酥麻痠軟，如似中了迷魂藥，只知憂心如焚，卻一絲毫力氣都施展不上。

柳依依邊拭淚，邊讓心情平復。忽然，破空一聲征鴻嘹嘍，柳依依與胡北風聞聲雙雙轉首往西南方向望去，只見一抹澹月朦朧處，許是傍晚見著的那單飛灰雁正孤另另朝月芽深處寂寥而去。

柳依依鼻尖一酸，鎖著心事的門扉悄然洞開。沒一晌，一張杏臉已是涕泗縱橫，兩箇玉肩更是巍巍顫顫。胡北風瞧見此狀，一股激楚淒然上揚，全身肌骨忽如僵直，



眉眼間又緊又澀，喉底處既乾且燥，他滿心疼惜，恨不得擁其螭首，濫入懷中。只是，縱有千萬柔情，他也只能約束著胸中翻騰，硬生生按捺下疼憐之情，不敢絲毫造次。

好半晌後，柳依依猶自低泣未已，胡北風此下可是再也無法隱忍，於是半惶半怯地伸出右掌，半離半即地輕輕拍在柳依依後肩上。胡北風心頭小鹿狂跳著，憂懼柳依依會輕扭遁開，可卻柳依依若似無覺，依舊心傷著。胡北風暗噓一氣，半懸空中的手不由大膽地搭攔在柳依依依稀輕顫的削肩上。

柳依依驚知失態，忙舉玉手拭兩頰啼痕，胡北風也微悵地連忙放下攔在她肩上的手。

「對不起，」柳依依垂著頭低著嗓子抱歉說道。

「沒關係，哭出來會好一些，」胡北風擠了個笑容安慰地接口答道。

柳依依長長吸了口晚秋涼風，淚珠子不再泌流而出後，才面帶戚容地抬起頭，兩眼迷離地望著胡北風。胡北風顰著眉、蹙著額，滿臉焦急模樣。柳依依被胡北風這關懷的神情所感，久據心中的矜持剎那間如風中柳絮一絲絲無聲無影地沒入夜色之中。

柳依依閉了閉眼，再吸了口長息後，隨即輕啓朱唇，將巴賽隆納所經遭遇只除卻王紅蕖與何秉燭的血親關係刻意瞞住不表外，其餘無論鉅細，盡皆娓娓道與胡北風知悉。胡北風聽得又駭又驚，腦子裡浮湧了一幕幕動魄景象，雖然他顧慮柳依依心情，想幫何秉燭開脫，可卻無論如何設想，總有些疑竇難解，無法讓人釋懷。

「會不會是陰差陽錯，許多不相干的事都剛好在同一個時刻發生？」胡北風唯一能安慰柳依依的大概就是這句話了。

「我有想過，但很難說服自己——」

「我的第六感一直都很強。過去好幾個月以來，將近半年了吧，我總在無意間，譬如見到一位身材窈窕的女生走過、與人閒聊時話說到一半、坐車迴彎時前頭突然出現一片斜陽夕照、甚至是睡夢之中，眼前都會無來由地飄過一位黑衣女子。而那回在巴賽隆納，秉燭不斷地打電話、接電話，臉上表情是我未曾見過的驚恐與哀憐，以他處事剛直但內中柔情的個性，這些反常舉止不可能是立法院的公事造成的，比較像是男女間感情的糾紛所引起。而我在他手機裡見到的十來通未接訊息，來電者都是 Isabelle ——」

「難怪妳聽到那愛穿黑色衣衫的樓盈盈不是 Isabelle 時會像是鬆了一口氣一樣，」胡北風點了點頭，若有所感地接道。

胡北風歎了一口氣，望著柳依依黯然神傷的面容，躊躇著是否該舉自身經歷為例來寬慰柳依依。小半晌思量後，乃悠悠說道：「我讀研究所的時候曾經喜歡上一位同校的女生，跟她通了一段時間的信，感覺雙方似乎都有意，正想進一步交往，可是那女生卻無消無息地失蹤了。我曾經抱怨過那女生，以為她欺弄感情、故意避而不見，可是隔了很久以後，聽認識她的人談起，才知她當時是因故輟學，並非蓄意閃躲。」

胡北風刻意將那女生說成是半途輟學以避免引起柳依依聯想，不意柳依依卻依然心頭微震，暗忖這故事怎生這般熟悉，似乎說的是她。不過稍一細思後，柳依依疑猜漸淡，故事的女主角是中途輟學，與她情況有異。

「我說這段往事的用意是——人生經常是充滿意外，許多巧合都可能出現。在清華念書的時候，誰會想到功課頂尖的學生竟會輟學。所以，說不定秉燭的事也可能是許多巧合兜在一起所造成的誤會。」

柳依依澹然一笑，對胡北風的溫柔用心很是感激。她知道胡北風已將知道的都說了，再問也得不到更多答案，因此儘管迷團仍多，這當會她已不想再細究。

「你應該是很喜歡那位研究所時認識的女生吧？到現在都還惦念著，」柳依依笑著問道。

「嗯，」胡北風苦笑地點點頭。

「那首『藍花風信草』該不會是為她寫的吧？」柳依依一副好奇模樣。

胡北風又是一陣苦笑。

柳依依見胡北風儘是苦笑不語，知曉必然是說中了他的心坎，不過既然他不想講，自己也就不好強人所難。只是問了這些問題後，知道胡北風曾經有過年少輕狂的一段銘心刻骨，而這麼多年過去，竟然都還掛念著，不由好生羨慕那女孩，也不由默自回想起清華園裡那段似有若無的戀情。

「我在清華唸書的時候也曾有過一段朦朦朧朧的感情，」柳依依藏起因何秉燭所引起的黯鬱神傷，追懷著那段早已逸入風中的慘綠少年時光。

「我跟他從沒見過面，算是筆友吧。通了一年多的信，感覺心意相通，非常投



緣，」柳依依不覺間頗有些感傷，難過相約見面那天竟陰錯陽差，必須焦頭爛額地在醫院中忙著照顧出了意外的父親，以致於錯失了殷切期盼的約會，甚至於忙得連央個人去跟北冥鯤告知不能赴約都疏忘了。

胡北風未仔細留意柳依依面上陰晴轉變，只顧得心中暗喜，原來柳依依也欣賞他。

「你剛才說的意外巧合，其實我也曾經遇到過。大三下學期快結束時，我那筆友約我見面，在昆明湖畔。原本我耽心會影響讀書心情，想要拒絕，但拗不過內心想見見這位文采過人的學長，所以跟他相約學期的最後一天。那裡知道就在前一天下午，我爸爸在公司裡出了意外，緊急送醫救治。我那時嚇壞了，在醫院裡忙進忙出地，結果把那約也都給忘了。」

胡北風才剛暗自歡喜，卻那道沒得一瞬，肝腸竟由不得連番胡扭亂絞，偏將他逼得難以喘息，令得他只得揪著心暗暗歎下一口悶悶鬱氣。沉默頗一小晌後，胡北風始愁結著眉，輕聲相問意外經過，待聽得柳依依說解分明罷，除了相慰柳依依，替她難過外，更是不自禁為自己傷悲，懊恨居然這等天意安排。

「我後來就去了美國，就像上回告訴你的，去了丁老師那邊。我寄了幾封信回碩齋——他跟我通信時留的地址，但都沒有回音。我想他大概是氣壞了吧，」柳依依黯然說道。

胡北風恨不得捶胸頓足，原來柳依依有試著找過他，要向他解釋原委，誰知造化又再弄人，那時他已離開清華，入伍去了。胡北風煩鬱之下，不由低聲喃喃歎道：「唉，依依怎堪相見難。」

「嗯？」柳依依聽得不真切，感覺胡北風似乎說了句別有意涵的話，但又生怕自己聽錯了，於是出聲相問。

胡北風猛然警醒，忙含糊帶過。柳依依見胡北風彘扭之態，不免更加疑猜，並益發確信剛才所聽無誤，正是「依依怎堪相見難」這麼句話。剎那間，柳依依心湖上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飛雪。她瞪大了眼眸看著胡北風，腦子裡灰灰茫茫一片殘白。友聲